

大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  
兵壅婁池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未振將  
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  
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未振將兄  
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  
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  
曰未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今飲食之邪會宗曰  
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  
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  
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  
內侯

漢光武封鄧禹為侯 事文類聚

漢光武即位於鄗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三  
為薊侯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漢安帝紹封功臣 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九年病發薨于軍長子  
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  
緡侯食三縣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  
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先  
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案籍建武元  
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況此  
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餘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

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舊德顯  
茲遺功焉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  
皆紹封焉

蜀先主率群僚弔墓 蜀書

先主定蜀嘉中郎將霍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  
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  
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酌遂親率群僚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孫權養凌統二子 吳書

吳孫權時凌統累有戰功拜偏將軍會病卒統二子烈封年各  
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  
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

烈亭侯

孫權迎視呂蒙之病 吳書

孫權時呂蒙字子明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發權時在公  
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蓋為方募封內有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是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夢為  
不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吳孫權感周泰之功 吳書

周泰字幼平士孫策策討六縣山賊權往宣城使士自衛不能  
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城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  
賊鋒已交於前或研牛馬糞衆不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  
氣倍人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

後權因會諸將宴自行酒到泰前命解衣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權乃祀其臂因流涕交連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不惜軀命被創數十層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即救賜以御物使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晉成寧禮葬王導

晉書

晉明帝時王導位進太傅成帝咸和五年薨帝舉哀三日遣大鴻臚持節護喪士賙祔之禮一依漢傳陸侯又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輳車黃屋左纓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與名臣莫與為比

夏赫連封賈德為侯

晉書

夏赫連劭遣王買德戰敗劉義真獲晉寧朔將軍僕弘之轉

國將軍劭恩於是勃勃大舉將士于長安舉鵬謂買德曰吾生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無遺策矣雖宗朝社稷之靈亦卿諫獻之力也此賜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宋文帝稱賞沈演之

南史

宋文帝時沈演之字臺真為右衛將軍啟景仁卒乃以後軍長史苑華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朝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而清舊都鳴鸞東谷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隋文帝復張威爵位 北史

張威初仕周隋文帝時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司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

隋煬帝嘉賞衛玄功績 北史

隋煬帝時衛玄為京兆內史破楊玄感煬帝徵詣高陽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賞賜優厚遣還鎮京師詔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也賜以王莽符而代銅獸

隋煬帝賜金蓋 北史

隋煬帝建業九年樊子蓋為檢校河南內史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此名爵也後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蓋覆于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蓋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武后以孝傑為左衛將軍 唐書

武后以王孝傑為副總管討吐蕃戰大非川為虜執贖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后以為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

唐玄宗賜忠嗣四印 唐書

玄宗時王忠嗣累有戰伐功大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傾方

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唐德宗賜李晟第宅鼓吹 唐書

德宗時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亮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教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

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

唐德宗詔賜承緒繼懷光後 唐書

德宗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李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後澶州初懷光死其子唯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唐昭宗詔錢鏐圖像凌煙 五代中

昭宗詔錢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唐昭宗加錢鏐爵 五代史

昭宗以宰相王搏鎮越州搏請授錢鏐乃改威勝軍為鎮軍軍  
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如九死  
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  
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  
營曰衣錦營

宋太祖保全功臣 宋史

乾德初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  
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  
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下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  
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為  
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  
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  
死而內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  
賚甚厚

宋神宗以韓琦配享宗廟 宋史

神宗時韓琦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  
星隕于治所攬馬皆驚神宗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  
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塚琢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宋理宗褒贈死節 宋史

理宗淳祐七年詔先鋒統制田智潤泗州潮河埧之戰父子俱  
死於兵贈智潤修武郎子承節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給緡錢  
五千恤其家

元太祖賜扎八兒居第 元史

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扎八兒之功為多又謂扎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畀汝為已地乘輿北歸留扎八兒與諸將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養老一百戶并四王府為居第扎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素馳以戰衆莫能當

元憲宗解玉帶賜德臣 元史

憲宗時汪德臣為都總帥從帝征蜀累有戰功忽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為我家飲以葡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元世祖賜榮祖爵 元史

世祖時王榮祖字敬先從父珣附於元木華黎屢有戰功又從

諸王也忽略地三韓降天龍諸堡皆禁暴掠民悅服之五里山城請於主將全其民遂下甕子城竹林寨苦苦數劫世祖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戶仍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屯戍闔地千里盡得諸島嶼城壘高麗遣其世子典出降遂以俱入朝中統元年夏詔榮祖詣闕帝撫慰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如一進沿邊招計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賜寶鞍弓矢還鎮以病卒

褒忠

褒美臣下忠於國者

漢景帝褒衡廬二王 前漢

吳王濞反使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  
迺勞苦之曰南方甲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  
貞王廬江王以遙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隋煬帝褒賜常達 唐書

隋煬帝時常達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  
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煬帝大悅命為統軍拜隴州刺  
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  
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眾二千歸賊舉指其妻  
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瘦若姬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  
我否達頤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懼亦拔刀  
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  
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

穆宗詔李愬子為河南尹 唐書

唐書

唐玄宗時李愬被安祿山所害其子源八歲家寄俘為奴墮  
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  
聞授河南府參軍遷為河南尹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  
絕酒董惠林佛祠者愬嘗與之亦依祠居閭戶日一食祠與其  
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愬臥塋中穆  
宗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國  
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玄宗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  
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愬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  
之光由愬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  
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貞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  
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愬處難居首



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  
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訖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  
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淳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  
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  
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  
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懇一無受尋  
卒

元仁宗祠墓 元史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崩仁宗與太后聞哀奔赴至衛輝  
經比下墓顧左右曰紂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刳其心  
遂失天下今祠比干於墓為後世勸

旌勸

旌其善而勸後人者

漢景帝封霍景之子 前漢

孝景帝時鼂錯以趙王不遵前趙當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  
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恢諫不聽遂燒殺德悍景帝憐趙  
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後秦姚興時旌城門尉 晉書

後秦主姚興時從朝門將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  
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校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  
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  
聰進位二等

唐太宗追褒虞世南 唐書

唐太宗時虞世南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太宗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在渠東觀中無後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堦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唐宣宗以李行言為刺史 萬年龜鏡

唐宣宗大中八年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問令為誰曰李行言復問曰為政何如對曰其性執有強盜數人匿於軍家索之不與盡殺之上歸貼其名於寢殿之柱乃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貼視之

後唐明宗 五代史

後唐明宗立拜石敬瑭為義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力匡義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以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丘亳州李鄴皆以賦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直益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為首

宋太祖旌李穀勲德 宋史

李穀字惟珍周祖郭威廢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宋太祖開國之初倚以為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穀懇讓得止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

用又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為賢相鄉勲德里

理宗旌表義門 宋史

理宗淳祐十一年潭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義居福州陳氏笄年守志壽逾九袞詔旌表其門

元順帝示馬扎兒台廉讓 元史

朵兒只順帝時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存經災燬別兒怯不花先為相庶務寬緩朵兒只繼之威仍具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發朵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抗之者皆請建生祠如

前丞相故事朵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爾父若有愛於我我於爾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為務

### 賞勸

賞賜有功而勸後人者

晉侯賜士伯瓜衍之縣 左傳

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晉平公賜伯石州田以胙 左傳

魯昭公三年鄭簡公如晉公孫段伯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平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邑田以胙報也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

楚昭王賞卹公國語

吳人入楚昭王奔卹卹公之弟懷將弑王卹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言也見讎弗殺非人也卹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言非是不讎乎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言之為若皆讎言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闢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

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卹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父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可可乎

後趙石勒賜樊坦車馬晉書

石勒稱帝時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勅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勅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勅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

魏太武賞崔浩北史

魏太武時崔浩字伯深為博士祭酒賜爵武成子浩明識天文

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鍍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鍍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七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魏太武賜公孫軌金 北史

公孫軌字元慶明元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箴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至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也

魏孝文賜成淹帛 北史

魏孝文時成淹字李文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官初遷還村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寒雁渡淹遂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別且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

齊文宣賚散愁絹 北史

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鸞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

周文帝賜王思政錢 北史

周文帝時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不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帝嘉之賜錢二十萬

隋煬帝賜子蓋口味北史

隋煬帝時樊子蓋字華宗為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帝西巡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口味百斛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秦王賞諫唐書

薛收字伯讓唐高祖武德間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嘗上書諫秦

王止畋獵王咨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禾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緡

唐太宗褒賞房魏唐書

魏徵侍太宗宴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闢草昧立大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唐玄宗賜筋以表忠直事文類聚

唐玄宗時宋璟為宰相朝野人心歸羨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錢助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賜卿筋以表卿直也

唐玄宗賜懷慎以勸善唐書

玄宗開元元年盧懷慎歷監察御史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後

兼吏部尚書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  
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  
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  
堵庫陋家八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緜  
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

金吳王賜王政金

金史

金太祖天會四年王政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  
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會計嚴  
高鑄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錯銖之失吳王閻母戲之曰汝為官  
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  
三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

宋太祖賞封錢俶

宋史

吳越錢俶字文德太祖建隆二年遣使賜俶鐵馬二百疋五千  
索纜三十乾德元年錢俶以白金萬兩犀牙各十株香藥一十  
五萬斤金銀真珠瑤增幣數百串來貢改賜承家保國厚德守  
道忠正恭順功臣是冬郊祀遣其子惟濟入貢開寶五年改賜  
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  
夫人

宋太祖為遵誨求母以歸

宋史

太祖嘗問董遵誨母安在遵誨奏以母氏在幽州經患難睽隔  
帝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勳貢馬  
以謝帝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齋賜之綜曰遵約人臣豈敢  
當此帝曰吾才委以方面不此嫌也

宋太祖賜全斌裘帽

宋史

王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氍毹於講武殿  
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  
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  
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宋仁宗書清字賞張觀 宋史

仁宗時張觀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如其  
為人帝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

元太宗賜居貞白金 元史

元太宗時賈居貞字仲明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賂賂  
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其節有  
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

元世祖賜廉希憲金鈔 元史

元世祖時廉希憲字善甫為中書右丞出鎮荆南豈惟人勸德  
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  
久不愈召還朝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  
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十兩鈔  
萬貫

元世祖錫楊賽因金虎符 元史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字熙載生五歲而父卒至元二十二年  
母田氏携至上京見世祖於大安殿帝呼至御榻前熟視其眸  
子撫其頂者久之乃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  
憫之遂命襲父職錫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及陞辭詔中書  
錫宴賜金幣絲繒齊其從者有差

元裕宗優賜王寬賓 元史



王寬宥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之子也並從許衡游得星曆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

元成宗賜脫脫金

元史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元仁宗賜謝讓酒

元史

謝讓拜西臺治書侍御史昇拜治書侍御史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

# 恩勸

施恩於人而勸後者

唐太宗宴勉并人 事大類聚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并州僧道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賜宴從容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躡躡徘徊况朕於太原起義兵遂定天下復小遊觀誠所不忘位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

宋太祖密諭李漢超

宋史

宋太祖時李漢超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貧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

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神宗批奏付潞州 事文類聚

宋神宗時文潞公彥博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辨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輪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羣鑽亦無從檢按也察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

其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司馬以無故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平幾輔之罷

元成宗給養賑濟 元中

成宗元貞二年五月戊辰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少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 恩賜

凡以物賜臣下者

漢明帝賜琅邪遺物 後漢

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

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宮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漢章帝賞賚鄧彪

後傳

漢章帝時鄧彪字智伯少勵志修孝行後仕州郡辟公府三遷桂陽太守明帝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免拜奉車都尉累大司農數月代鮑豐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章帝元永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

帝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漢章帝賜尚書寶劍

後傳

漢章帝時尚書令韓棱與僕射到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帝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到壽獨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時論者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魏文賜鍾繇秋菊

事文類聚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同俗宜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燕享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歸榮非天含乾坤

之淳和本芬芳之俶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責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魏明帝優賜滿寵

魏書

魏明帝時滿寵拜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

唐太宗賜顏師古馬物

唐書

唐太宗時顏師古拜秘書少監專判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祈申熟必暢本源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疋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在明班孟堅云

唐太宗追賜杜如晦

唐書

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故然

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送其家後玄齡如晦若平生明日勅助御饌往祭既祥後恩禮無少良

唐太宗賜高馮藥鏡

唐書

太宗貞觀初高馮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更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書奏太宗稱善遂授太子右庶子數言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吏部侍郎善益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沉其清鑒焉

唐太宗賜高年粟帛

唐書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產子者粟一斛

唐高宗勅賜魏元忠

事文類聚

高宗特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婦特賜錦袍一

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勅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武后金字袍賜仁傑 事文類聚

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龜帶后自制衣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玄宗賜侍老杖 唐書

唐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宴京師侍老子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

憲宗賜裴度通天御帶 事文類聚

唐裴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

宋太祖造宅賜郭進 宋史

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郭進悉用第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

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此憂愛其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

宋太宗以通天犀帶賜寇準 宋史

寇準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王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

宋太宗賜昭輔金以買第 宋史

宋太祖時楚昭輔字拱辰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太宗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顧洽帝嘉其意賜白

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鼎載代之

宋太宗賜酒過於常禮 宋史

宋太宗時滕中正字普光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盞示群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群臣上壽酒既三行上曰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群臣更舉一卮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

宋太宗賜李仲寓第宅 宋史

太祖時李仲寓為封涇源郡公歸朝為千牛衛大將軍李煜卒太宗賜仲寓積珍坊第一區白金五千兩仲寓宗族百餘口皆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憐之授郢州刺史在郡逾十年為政

寬簡部內甚洽淳化五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景德三年拜中書侍郎奉官早卒無嗣唯一女孤幼真宗愍之賜絹百匹後正言以備聘財仍遣內臣主其事煜有土田在常州官為檢校上聞其宗屬貧甚命賜與其半置資其產以贍之

高宗賜秦檜第祭器 宋史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四月賜秦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錦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攸遂言涼水記聞非其言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感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書闕下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器器相賜祭器自始

宋高宗以繡賜韓彥直 宋史

韓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秘閣六歲從父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附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卅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

宋孝宗賜范成大謙素 事文類聚

宋孝宗時范成大帥江東兼行宮留守陞辭詔明日辭選德殿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侑公飲訖二內侍捧謙素來上有在湖二大字拜賜進謝上為滿引復神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元世祖賜戰死士之家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四月辛未賜襄樊戰死之七二百四十九人家每家銀百兩

元顯宗恤

光聖仁孝皇帝嘗徵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顯宗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汝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饗人大為肉糜親堂而徧賜之

元成宗賜制宜內醞 元史

元成宗元貞元年鄭制宜授大都留守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太夫人

元順帝賜耆民之帛 元史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絹帛

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 恩宥

以恩寬宥有罪者

漢元帝宥甘陳之過 萬年龜鏡

前漢元帝建昭二年以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同使西域湯與延壽矯制發城郭及諸胡兵直指單于城而擊之遂破其城斬郅支單于得單于所略漢民四伯餘人獲馬及牛羊皆以給軍食湯既還上疏自陳元帝內嘉湯之功而重違弘石之議宗正劉向因上疏曰今湯等入絕域屠五重城斬郅支之首立千載之功揚萬里之威建萬世之安其勲莫大焉夫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今臣捐命之功非所以勸功厲我

士也

漢章帝復馬光爵位 後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馬防字江平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章帝即位拜防中郎將建初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後踰僭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光思愆田益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光為人小心周密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

秦主苻堅赦叛 晉書

前秦主苻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及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臣不免貧餒所以國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

齊明帝信王瞻沽衆 南史

齊明帝時王瞻字思範歷位驃騎將軍時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

梁武帝釋崔慧景 南史

齊明帝既得志豫州刺史崔慧景乃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起蕭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衍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並曰慧景久所仇

言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講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刺之衍笑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

魏太武感赦孤拔 北史

魏太武時屈恒字長生位尚書右僕射因墜馬卒子道賜襲爵又卒道賜子拔襲爵太武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時帝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鎖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拔

魏孝文帝宥季彪 北史

魏孝文帝時季彪字道臣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孝文帝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

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  
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德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  
郡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  
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母以貞松為志歲  
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田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  
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慙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  
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  
不應遠黜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滄地是以敢  
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  
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  
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在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  
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  
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強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  
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二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  
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出往鞠之京等皆執伏獄成還奏世宗  
曰海陵無道使光英死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  
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嶺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  
田遣兀古出劉玟宣於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  
翦滅宗支朕念兄弟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而  
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又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  
豈能容汝也兄宗齊州防禦使文謀反世宗問皇太子趙王  
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  
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

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以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  
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華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三公不  
藩頃在大名以賊得一非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昔怨心謀不軌  
罪及兄弟朕念宋王首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書盡其無  
子黜住卿宜悉此意世宗問宰臣曰京之罪然於其妻妾卜  
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厚給之  
等以為何如曰置之近寧臣等以為非宜上曰朕若修德何  
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  
為至幸矣豈可復置之乎乃止

宋七 世宗 宋史

宋太祖乾德五年李重進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禁軍校臣  
請衆構亂軍多亡亡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

以潘崇矩崇矩曰亡之徒固當擊戮然案籍合誅者餘萬人  
太祖曰朕恐有被甘願者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  
稍稍自歸未幾翰

太祖詔

全斌 宋史

宋太祖時初成都平 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王全斌但典  
軍旅全斌嘗語所親 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而  
蜀既平欲稱疾東歸 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  
可輕去全斌猶豫未 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  
女玉帛不法等與諸 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  
法不欲辱以獄吏但 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於是百官定議  
全斌等罪當大辟請 律處分乃下詔寬貸止停旆鉞備委藩  
宣我非無恩爾當自出 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

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 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  
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 反右衛大將軍開寶未車駕幸洛陽郊  
祀全斌待祠以為武寧 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  
諸將不遵紀律故抑禦 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鄉節餼  
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 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  
宋真宗放 負宋史

宋真宗時王欽若擢進 中科歷仕至太常丞判三司天下通  
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 此病幾不能勝矣欽若一夕命吏句  
校成數翌日上之帝大 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  
知之始留與陛下收人心 用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  
千餘人帝益器重  
理宗凶災 憂恤宋史

理宗寶曆元年十月癸巳有流星大如太白甲寅詔會稽樓台  
所在稅賦盡免折科山陰縣免三年十一月壬午雪寒甚在京  
諸軍給緡錢有差出戍之軍位之者是年慶災異霖雨雪寒感  
給

元世祖得脅從之罪元史  
世祖中統三年夏四月丙戌朔大軍樹柵斃斬圍檀干濟南丁  
亥詔博興高苑等處軍民皆為不辜壇為月從者並釋其罪

褒贈 張美有功而贈以官爵者

漢光武平蜀贈堂張官後漢

光武建武十一年命大同馬吳漢伐蜀初常少張隆勸公孫述  
降不從並以憂死及漢滅述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

勲以禮改葬之其中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金章宗贈魏全官 金史

金章宗泰和七年贈故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宣武將軍蒙城令封其妻鄉君子綏年至十五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仍賜錢百萬初李興圍壽州刺史徒單義募人往斫敵營全在選中而為敵所執敵令罵義則免全陽許及至城下反罵敵遂殺之至死罵不絕聲故有是恩

元順帝贈察罕帖木兒官 元史

順帝時至正二十二年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遂走入益都城衆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為總兵官復圍益都詔贈察罕帖木兒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食邑沈兵縣今河南山東等處立廟長吏歲時致祭

征伐

用兵征討有罪者

夏后伐有扈氏 史記

有扈氏不服夏后啓乃召六卿申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勅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不則命慘汝

文王伐崇 說苑

周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西伯侯虎箴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恤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

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  
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今  
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武王伐紂說苑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  
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  
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  
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  
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之  
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之  
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以  
攻義者為殘矣其民制為匹  
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  
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  
於救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王  
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  
對曰有道王得眾人之心以圖  
不尚則不卜而知言矣彼害之  
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  
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  
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  
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

曰誰之王也曰諸侯之王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誰  
王靡於財矣入室見父曰誰之文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  
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靡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  
其之財以與士民然其戰車而不乘馳其中兵而弗用縱馬  
山波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

齊魯鄭伐許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許之傳子許之  
顯考叔取鄭伯之旗整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也瑕叔  
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  
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  
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

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  
為功乎寡人有第共叔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  
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公孫也性  
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以其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也復  
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也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  
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  
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  
赤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而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  
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鄭桓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  
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  
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代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左傳

魯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姬姓國蓋與鄭接以言語相違恨也息侯伐鄭鄭  
伯如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而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  
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周桓王伐鄭左傳

桓公五年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  
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  
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  
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蔡仲

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編後伍伍  
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  
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有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  
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楚子攻鄧左傳

魯桓公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楚武使  
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  
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  
圍鄧鄧養甥聘師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  
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  
人宵潰

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天下諸侯之  
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  
以為奉鹿皮四分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相載而歸故拘之以利  
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  
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  
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  
稱寬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  
侯稱廣焉築葵茲葵負夏領塗女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  
諸侯也築王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  
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  
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  
之屬而伯功立



齊桓公伐楚 左傳

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

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無完及諸侯盟

楚子伐宋 春秋

魯文公十年秋陳侯鄭伯會齊子楚穆王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無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遂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遂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母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發死以亂官乎

秦晉相攻 左傳

魯文公十二年秦伯秦康公也伐晉取羈馮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位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及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交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然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齊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楚莊王伐陳 說苑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遂取陳

楚文王伐徐 說苑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淺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

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也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晉侯救魯伐齊 左傳

魚日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曉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明陵虐神主曾臣彪晉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侮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溪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言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也魯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臺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殺殖綽郭最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殺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有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比皆

矜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  
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  
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倚以為公琴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邾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  
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吳王敗楚師左傳

昭公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或竟  
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齒壯而頑蹟與許蔡  
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將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後而不  
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救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  
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  
蔡頭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  
沈子逞城獲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魯定公侵齊左傳

魯定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揚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揚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立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為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殺  
越王勾踐敗吳左傳

魯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攜李勾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  
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爪其獲還卒於陸公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乃報越

楚子遷蔡

左傳

魯哀公元年春楚子楚昭王也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我廣支高倍夫  
危晝夜六日如子西之素蔡八男女以辨使彊于江汝之間而  
遷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伐齊

左傳

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吳王夫差也伐齊五月克博邑繼至於贏  
中軍從王齊門樂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長知將右軍齊國  
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捷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曰爾  
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立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  
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賓陳子行命其徒具舍  
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然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  
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已不聞金矣乃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立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  
司馬王賜之甲劍彼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賞之新篋  
尉表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  
下國

魏文侯辭書 說苑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  
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  
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  
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越王泝江伐吳 國語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海  
東之間北屬之泝西屬之齊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  
踐乃命范蠡后庸率師泝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蘇  
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  
舟

越王敗秦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平吳國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  
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  
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逃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  
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  
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

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  
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越王申令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退齊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  
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  
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諸  
侯不怨於外令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  
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屏  
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  
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也  
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闕  
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

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士不均地壤  
不脩使孤有辱於國是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國  
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國  
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闕外宮之門填之  
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  
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  
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  
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  
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士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  
之讐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  
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躞摧長  
愿兮擢戟馭父所離不降兮以泄我土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



向背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  
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  
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新有罪者三人  
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雋李斬有罪  
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  
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  
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  
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  
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  
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  
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  
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

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  
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其  
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  
畫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  
今畫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  
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  
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亡而  
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以江  
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  
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  
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半乃令左軍右軍陟江鳴鼓中  
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

且亦且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聽不  
謀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大敗之  
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越王入吳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二十年越王勾踐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口師  
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駘  
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  
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吾與君為二君乎  
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  
亦寡人之顏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為大六種  
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或三日吾將殘汝社稷矣  
吳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越王滅吳 吳越

吳王夫差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勾踐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  
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  
達於秦餘杭山宵中愁憂自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願得  
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願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  
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俚也王孫駘曰飽食而  
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  
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  
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  
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  
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

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夫王止  
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按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須臾越兵  
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袍而鼓之吳王書其  
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按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  
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怒而攻大夫種  
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及國今  
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是吳有大過六以至于  
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  
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遇而佞言輕而讒毀妄語合口聽  
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  
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伐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  
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青  
天敵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披  
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  
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  
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  
命子尚有遺祭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  
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於  
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  
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

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詬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詬并妻子

始皇車裂嫪毐史記

秦始皇九年長信侯嫪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車裂以徇滅其宗

沛公入關前漢

漢高祖為沛公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

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父矣今誠遣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禍誣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母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言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漢高祖縞素發兵討羽前漢

項羽弑義帝于郴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

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以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

漢光武破王莽

後漢

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李通說光武起兵於宛時年二十入乃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眾起兵諸家子弟皆恐懼逃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稱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軍中分財物不均

悉懷欲攻諸劉光武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

魏文嘆長江而旋師

晉書

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孫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燕主慕容熙輕伐無功

晉書

慕容熙字道文晉安帝元熙年間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累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符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剽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符氏襲契丹俾其衆盛將還符氏弗聽遂棄

重輕龍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  
不剋而還

後趙主石勒擒劉曜

晉書

前趙主劉曜敗石季龍于高侯遂圍洛陽石勒將親救左右長  
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勒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  
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  
可當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  
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若繼為旗親如必  
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勒統步  
騎四萬赴金墉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舉關上計也阻洛  
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  
故太極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琨

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親  
帥步卒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勒  
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

北齊高歡將兵整肅

北史

齊神武高歡使晉陽飢就食山東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  
將出浴口停於滎陽滅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歡輒步麥  
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

北齊高歡班師

北史

齊神武高歡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  
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  
傷大將歡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  
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

時黃蠃盡死九月歡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鉄面歡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  
與孤虛術萃其北北夫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三  
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頗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歡  
營衆駭並鳴士皆驚懼歡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

北齊神武滅北

北史

齊神武高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定居焉余朱兆既  
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  
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來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寶泰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  
休情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領兆自縊

北齊文宣破

北史

文宣帝天保五年三月  
羅辰叛齊文宣親討大破之巷羅  
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  
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  
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  
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  
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  
以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  
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  
一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

周武帝破齊

北史

宇文忻年十八周武帝時  
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  
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  
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  
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  
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  
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  
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克若齊  
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  
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克及帝攻